

漫談宗教信仰與家庭教養

◆ 滇津明就格西

編按：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，慧炬同仁一行人來到位於台北車站後方，太原路和華陰街交叉口處的利生中心，採訪滇津明就格西。由於藏族人民在迎來送往、拜會尊長時，都有獻哈達的習慣，於是初次與格西見面的我們，便依照禮俗，向格西獻上最深摯的敬意與祝福。滇津明就格西於一九六四年生於西藏康區的達金地區，十八歲左右到南印度的色拉寺學習經論。經過數十年努力不懈地學習，終於完成五部大論的修學，並且通過六次格魯巴僧伽大學的考試。二〇〇二年通過最後一次的考試後，獲頒第一等「拉然巴」格西學位。

首先分享我是在什麼因緣之下，成為一個出家人的。這和自己的前世因緣有關係，因為今生出家因緣具足，所以就成為一個出家人。雖然，當一個出家人看起來好像很容易，但其實出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，如果沒有自己走過這一趟路的話，是沒辦法體會的。

以我個人來講，我從小就生長在一個佛教家庭，因為在西藏，幾乎所有家庭都是信佛的。我從小就聽家人說不要造業以免痛苦，連一隻小螞蟻都不能輕易殺害。我當時覺得有點迷信，還是有猶豫不決的感覺，但也不是不相信，所以信心並不穩定。所謂的「迷信」就是這樣，如果對信仰不了解，就會迷迷糊糊跟著人家走。我到十四歲左右，都還沒看過出家人，那時候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不久。很多寺廟都被破壞了，只剩下輪廓而已，聽家人說以前這個寺廟裡有一些很珍貴的上師，當時心裡就存有深刻的印象，就覺得當個出家人也不錯啊！

圓滿父母的心願

八〇年代以後，中國當時最高領導人鄧小平，開放



西藏各地寺廟恢復建造。當時村子裡有些在開放前還俗的出家人，由於他們曾在寺廟裡受教育、懂藏文，於是村子內所有小孩子，都聚集到這些還俗的出家人身邊學習藏文，念誦經文，即便看不懂經文，還是一直背誦。有一段時間覺得出家很好，但對於家人，仍然有點捨不得、放不下。那時父母親強迫我們到印度學習佛法，母親甚至跟我說：「你如果出家的話，我死了也甘心。」於是父母親暗中幫我申請護照，讓哥哥帶著我去拉薩。坦白說，到了拉薩的時候，我的心情變得不一樣，回家的念頭竟然就不見了，心裡所想的，只是想好好走這條佛法的道路。

到了拉薩後，又輾轉行經尼泊爾，當時西藏流亡政府在尼泊爾的接待所詢問我，希望被安排到哪裡學習佛法，並提醒我決定之後就不能再更改。因為我的舅舅在色拉寺，我想一想後便決定也要去色拉寺。到了色拉寺後，舅舅把我帶進一個小小的房間裡面，要我先休息，天亮之後他手拿一件出家服，叫我理頭髮、洗澡，換上這件衣服。當時知道真的要出家了，心裡雖然有點沒辦法接受，但又不敢講出來。這時候舅舅跟我說：「你只要好好讀書考試，以後你就有機會在色拉寺當大格西。」

剛開始穿上出家服，感覺不出自己是個出家人，後來到另外一位上師那裡學習佛法，在嚴謹的訓練和學習之下，內心裡薰習了很多佛法的種子和習氣，慢慢的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，深覺成為出家人是不簡單的，想法和出家前完全不一樣，生活變得很單純，需要的很少。所以剛出家時，應該要有一段很長的時間，在寺廟學習佛法，因為那時心裡還不穩定，不要跑來跑去，以免受影響。等到對佛法的見地穩固、學習穩定以後，畢業時想到其他地方學法，寺廟是允許的。

剛出家時，同班同學有一百二十個人，考上拉然巴格西的只有二十個人。一般在寺廟裡面研究要十五年左右，這過程當中每年要接受背誦經文、筆試和辯經考試一次，研究的時間長短，得看每個人的成績，在

還沒有畢業以前，會一直待在博士班裡面；博士班學生都是優秀的，每個最高班級學問最好的人，全部集中在博士班學習。拉然巴格西的證件是格魯巴僧伽大學，和流亡政府教育部共同授予的。

現在是科學發達的時代，科學家的理論和初級佛法的邏輯是相契合的，但是若不了解因跟果之間的關係，要談因緣只是語言文字而已。譬如說有緣分或是因緣具足，一顆種子本來就有開花結果的能力，但如果因緣條件不具足的話，就永遠不會開花結果。相反的，將一顆種子種在肥沃的土壤中，這個土壤中地水火風具足，就能順利產生幼苗。我們個人的因緣也是如此，未學佛之前是體會不到的，學佛法之後，就能漸漸了解到因跟果的關係，和一切法的緣起本質，體會這輩子的因緣為何會如此。這就是我成為出家人的過程。

出家反而離家更近

我家裡有一個哥哥、一個弟弟、兩個妹妹。因為我比較調皮，所以父母親要我出家，而且這樣的我，將來也比較不會危害社會。我還有一個弟弟也出家，現在正準備格西的考試。從小在佛法薰陶的環境下成長，對我的人格發展也有特別的影響。所謂因緣具足，就是從這個地方慢慢累積下來的，除非你從來就不接受這輩子要好好的實修，否則父母親嘴巴裡常說：「出家不只對你個人有益，也能幫助很多人。」即便從小我就是個很調皮的人，這些話語還是會慢慢薰習到我的心裡。

家鄉人有個壞習慣，就是父母親會認為家裡最笨的小孩比較適合出家，因為什麼都不懂，笨笨的。這是個非常錯誤的觀念！其實家裡若有五個小孩的話，反而應該要將最聰明的孩子送去出家，因為世界上最難學、最難有成就的，就是佛法，所以要承受最困難事業的人，一定要是最有慧根才智的人才行。我從小愛跟人家打架，很多村子裡的小孩都認



識我，因為我到哪兒去都會打架，長大後破壞的程度也就越來越大。那時父母親非常擔心如果我不出家的話，以後也許會被人家報復殺害，或是抓去坐牢。

對西藏人來說，家庭裡若有五個小孩的話，父母親願意讓他們都出家，因為小孩出家是一件讓長輩都高興的事。這是一種習慣，佛法影響西藏人民，就如同陽光普照大地一樣，佛法的價值深入了每個家庭。至於我，也覺得當出家人很好，什麼都很單純，對我個人來講，很多逆緣也都變成順緣。就我個人的經驗，西康的父母親不想教女孩子念經持咒，但都會期望兒子能夠當出家人，所以在西康大部分家庭的長輩，都很鼓勵家中的男孩出家。我們常念的經及咒語有《普賢行願品》、「六字大明咒」、蓮花生大士的咒語，以及多背誦就會變得聰明的「文殊菩薩咒語」等等。在西藏，父母的管教很嚴，父母打我們，我們都會接受，就像被老師打，我們都說是消業障，有時偷偷做錯事心裡悶悶的，被老師打，正好消我們的業障，老師不會無緣無故打學生的。

疼愛但不溺愛

大部分的人生過程，前半輩子不會有什麼問題，小時候遇到什麼困難，一下子就忘記，下半輩子會遇到的問題，才是成長過程裡最困難的考驗。假如過去沒有吃苦耐勞的經驗，稍微遇到困難就容易小題大作，加油添醋，覺得無法忍受。也是因為這樣，才會發生很多令人遺憾的社會事件。每一個國家都有所謂的特種部隊，為了讓他們無論遇到什麼困境都能忍受，這些軍人必須經過吃苦耐勞的嚴格鍛鍊。所以小的時候吃點苦，例如被父母打，被老師罵，也是一種訓練。外在身體的考驗，其實是比內心的考驗要來得容易解決的，像身上起紅疹，去看醫生

就好了。但是如果父母親從來不讓孩子吃苦，等孩子長大後遇到困難，內心充滿煩惱痛苦，這時候就算去醫院請最高明的醫師診治，也沒辦法醫好。

若是讓小孩子從小隨心所欲，以後小孩怎麼可能去好好學習呢？人都有懶惰的習性，何況是小孩。西藏有句話說，如果過度溺愛小孩的話，最後他會變成父母的敵人，所以真的愛孩子，就要為他的未來著想。小的時候孩子需要依賴父母親，長大以後就要靠自己生活，所以父母親給小孩適當的訓練，讓他們吃點苦，才是真的對他們好。

成家或出家無對錯

西藏小孩基本上父母怎麼說小孩都會接受，雖然當初父母親要我出家我心裡不是很喜歡，但還是照做。我認識幾個出家人是家裡原先反對他們出家，結果他們到印度留學回來以後，有了很大的改變，個性變得很溫和，家人也很放心，覺得學習佛法很好，就再也不反對孩子出家，讓他們過自己想過的生活。

在台灣，有一句俗語說：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」意思是兒子不願娶妻生子，擔負起為人父、為人夫的責任，不能為家庭延續後代，是最大的不孝。也有人說，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成為守貞的比丘、神父，那人類就要滅亡了。我個人覺得那就是一種民情風俗，只要對社會眾生人類有利益，都應該保持下去。有人說不出家就一定得結婚生子，這是無意義的說法。只要每個人以自己今生過生活的經驗來決定，這不是說一定要如何如何才是對或是錯的。我們西藏人說牙痛時把牙齒拔掉就不會痛了，也就是說沒有小孩不必煩惱小孩的事。也有人覺得出家就是和家人斷絕關係，所以家人會捨不得，但是西藏人認為最孝順的方式就是出家。這也算是西藏的傳統習俗。



親人最難度化

西藏有句話說：「住在拉薩的人，沒時間去拜大昭寺的佛像。」反而其他遙遠地區的藏人不遠千里到拉薩來，為的就是想要一睹大昭寺佛像的莊嚴，這就是眾生普遍存在的喜新厭舊態度。譬如電視廣告中新出的電腦或手機，往往會吸引很多人去買，買回來時非常珍惜，久而久之，當那種新鮮感覺沒有了，新一代的機種又出來的時候，就會將焦點從舊的手機轉移到新出的電腦、手機上，這就是眾生的貪欲。

《入菩薩行論》當中說了一句話：「花朵盛開的時候，蜜蜂特別喜歡這朵花；即將枯萎的時候，牠們就會慢慢的離開。」最親近的人最難度化，舉個例子來說，我的妹妹與我的哥哥，他們不會想聽我分享佛法。無論如何，太容易得到的東西，大家都不懂得珍惜。以前有個老和尚，我們去晉見他的時候，他只給我們一顆甘露丸，他說給太多的話，你們不會覺得珍貴。太容易得到或是給太多了，大家都不知珍惜，這是一般人的習慣。

眼見不一定為憑

以你們來講，你的感覺、你的看法，你的心裡顯現出來的，是不是正確的，可能連你自己也不太能理解。佛經講一切法如幻如夢，但是你真的能夠感覺到如幻如夢嗎？相信大部分的人都無法感覺得到。舉個例子，魔術師變出來的戲法，可以讓所有觀眾的眼識錯亂，一般人不會看出破綻，因為看到的都可以接受，而且是真實的。假使在夢裡，意識顯現出一頭恐怖的大象，這是不是真的大象？這完完全全是心所顯示出來的！因為你所看到的，實際上並不存在，只是心的顯現而已，牠不是一頭真實的大象，這就告訴我們，當時的夢識是錯的。

譬如坐船，船往前駛的時候，岸邊兩旁樹木往後走的感覺顯現出來；台灣的高鐵速度這麼快，窗外的景像會快速的往後移動。然而，樹木真的有往後走嗎？答案是沒有的。是因為高鐵高速前進，造成眼識的錯覺，所以看到窗外的景物飛速的往後走。用這種比喻方式來談心類學非常適合。

有的人說要好好學習佛法，就是眾善奉行、自淨其意、皈依三寶等等。有時候這種學習佛法的方式，就像把佛法放在一個很遙遠的地方，反而讓人覺得佛法離自己很遠。我們若是換個角度，用佛教的哲學態度來教導，這樣才會對佛法生起信心而不是迷信。但最重要的，還是要根據每個人實際的需求，給予適當的教授。

挫折是年輕人最好的禮物

教育孩子最好不要只看眼前利益，眼光要看遠一點。常人只看眼前的利益，只要求小孩開心、自己開心，盡情享受短暫舒服的感覺。若是孩子沒吃過苦，將來遇到挫折，反而不知如何面對解決？所以還是得觀察自己的成長，想想如果在童年的時候沒有人管教，自己可以隨心所欲，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長大後會變成什麼樣的人？報章雜誌上，常有新世代的年輕人，稍微被長輩嘮叨，講一點尖銳的話就受不了，其實有時候是說者無心，聽者有意。父母親的關心，聽到了孩子的耳裡，往往可能變成責罵。相對的，爸媽說尖銳的話雖然也是為孩子好，但這種方式不一定會被接受。我們要觀察自己的言語動機，最重要是不要傷害到小孩的身心。

最理想的管教方式，是能夠讓小孩得到警惕，不再屢犯錯誤，否則孩子習慣每天挨父母的打罵也不怕，這又矯枉過正。小孩子很精明，雖然打得很輕，但是他會叫得很大聲，如果要孩子有所警惕，得打得兇、



打得痛，但不能傷害到小孩的身體。一點點嚴格的管教是必要的，小時候不管教，將來長大就更難管。

小時候的我很調皮又有點偷懶，長大到十八歲還是每天被老師打，甚至剛出家的時候，也會被師父打，但漸漸就知道不可以偷懶。三十二歲的時候，我的師父，也是我的舅舅，他跟我說：「你已經是寺廟的長輩了，不需要再管你，你覺得舅舅以前很兇嗎？但是當時我不得不兇，否則你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。」現在回想舅舅對我的恩德，是不可思議的，如果當時舅舅沒有這樣管教的話，不知道現在會變成怎麼樣。小時候在家裡怕媽媽打，出家的時候怕被舅舅打，那時候都不知道她們為什麼要打我，長大的時候才知道是為我好。

在台灣，現在說要嚴格管教小孩，會有很多人反對。然而，到底要不要管？是一定要管的，只是管教要能善巧。以自己親身的感受，來替孩子著想的方式施予管教，給孩子一點吃苦耐勞的經驗是很好的。小孩子可塑性很大，但不會想太多，這一刻感覺很苦，下一刻就笑了。在《現觀莊嚴論》裡，彌勒菩薩說有兩個善知識，一個是外在的善知識，一個是內在的善知識，這兩種哪個比較重要？自己內心的善知識很重要。我自己想過，是內心的善知識把人引導到正確的軌道。內心善知識從哪獲得？必須透過吃苦耐勞才能了解，才會得到這個善知識。

現在有些年輕人思想很好，思想好可以影響很多人，可以調伏眾生，能夠影響家庭和睦相處。一個人的內心擁有善知識，就會把家庭塑造成一個很好的環境。外在的善知識偶爾可以遇到，有時很快就見，但是內心的善知識，會永遠如影隨形跟著我們。有內心善知識的人，他的表現和心理成熟度，會跟人家不一樣，因為內心的老師會引導自己到好的環境，所以表現出來是完美的，讓人家刮目相看。🕉